



# 丰收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生日礼

□何龙飞

父亲74岁生日那天，他起了个早，拿上镰刀，直奔稻田里割稻谷。握住稻草，割断，拿起谷草，挽草把，搁在谷桩上，父亲还是那样的熟练，只不过，因年初患上“心衰”，他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样干“猛活”“重活”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要“悠着点”。

循环往复，一把把谷草整齐地“躺”在谷桩上，煞是壮观，令父亲激动不已。尤其是那一串串谷穗，金黄着，拥挤着，在秋阳的照射下，熠熠生辉，映入父亲的眼帘。最令他感到欣喜的是，那些谷粒格外饱满，粒数多，拿在手上沉甸甸的，还散发着清香呢。

“又是一个丰收年啦！”父亲望着割了的稻谷，由衷地感叹。是啊，今秋，父亲和母亲种的1.5亩水稻遇上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，丰收成为定局，怎能不喜煞父母！恰好，在父亲的生日当天，能够看到丰收的场景，岂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“生日礼”！

一想到这些，父亲就忘记了疲劳，禁不住兴奋起来。母亲下田来与父亲一起割稻谷，共同分享丰收带来的喜悦。

我驾车回到老家时，父母已割完谷子，沉浸在丰收的欢乐里。当我送上野生蓝莓干、现金等“生日礼”时，父亲笑得合不拢嘴，幸福的情愫溢于言表。

父亲说，弟弟早上打来电话，祝他老人家生日快乐，还给他“打”了钱，作为“生日礼”。

离午饭还有一段时间，母亲忙着喂猪蹄子，做泡萝卜炒牛肉丝、炒胡豆、炒油菜、黄瓜皮蛋汤等美味，为父亲的生日过得有滋有味立下汗马功劳。

父亲则没有闲着，带我去看地坝边种的南瓜。呀，那些南瓜黄红的色彩，明显地老了，就像父亲一样，苍老而沧桑。然而，南瓜在今秋丰收了，父亲说，他数了数，共有50多个南瓜，轻的十多斤，重的30斤左右，够惹眼的了，能不喜爱吗！父亲说今秋丰收了，不单是一亩多的苞谷喜获丰收，产了近2000斤，还有一亩多的稻谷也丰收了，产量达2000多斤。再则，家里养的鸡长势良好，已生蛋100多个；池塘里的草鱼大的一尾长到了4斤以上，大鲫鱼一尾也近2斤，加上今春繁殖后长大的鲫鱼为数不少，不是丰收又是什么呢？

我接过父亲的话茬，汇报了我的丰收：工作上又举办了三次有影响力的文艺活动，写作上又发表了20多篇散文、随笔，还被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，倍感荣光与自豪。

听着听着，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连连感叹：不错，不错！

从父亲的口里得知，弟弟的工作也是亮点纷呈，弟媳更是争取到了去新加坡“充电”的大好良机，侄儿学习进步不少，堪称“优秀”。

原来如此，面对一大家人的“丰收”，父亲能不感到高兴吗？能不认为丰收是送给他最好的“生日礼”吗？同时，这也是父亲希望看到的喜人局面，也是他对我们的鞭策、激励、爱，如此良苦用心，我们不感动都难。

到了午餐时分，我分好蛋糕，父亲倒好酒，母亲舀好饭，一声“开吃”后，我们举杯，祝福父亲“生日快乐”。

那时，我看见父亲眼里分明噙着泪光，满脸的幸福，满心的欢喜，只因为他庆幸自己收到了不菲的“丰收礼”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我还犹豫什么呢？赶紧拍下简约而不简单的“生日宴”“丰收宴”图片，发给了还在值班的弟弟，让他也来分享父亲的快乐，唤起共鸣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# 幸福的一天从糯米团开始

□陈小林

许多人认为，重庆人的一天是从一碗麻辣小面开始的。事实上，还有一部分人的一天是从一个小小的糯米团开始的。

渝中区春森路有一个早点摊，糯米团是主打品种，摊主范姓女士经营早点已经有十多年了，由于货真价实，她的糯米团远近闻名。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周末，一些家住江北、沙坪坝、南岸等地的人也会到她那儿买糯米团。从早上站到中午，几个小时，由于总有人来买糯米团，范几乎没有挪动过一点脚步。看似每天上百个的销售量，每个糯米团的纯利最后算下来不过几毛钱。尽管利薄，范女士却依然很乐观。她说，至少每天能够看到钱进钱出，也不会为每天的销售发愁。这里就是做熟客生意。大家边吃早餐边闲话家常，觉得很开心。

糯米团，这个重庆餐饮市场的元老级早点，现在的酒楼、食店已不再售卖，偶尔在一些街边巷口的小摊可以寻得踪迹，但是它背后所承载的记忆，对过来人却是刻骨铭心的。

当年，重庆市民的早餐是比较单调的，多数家庭是自炊自食，红苕煮稀饭、咸菜下泡饭是常态。烧饼、油条、馒头、糯米团被称为早点市场的四大金刚，那时，我们这些快乐的单身汉晚上吹牛“夜不收”，早晨喜欢睡懒觉，觉得每天起床做早饭是件很痛苦的事，特别是在寒冬腊月，更不愿早早爬出热和的铺盖

窝，往往是上班的时间快到了才冲出家门，为节省时间，买一个糯米团边啃边跑。

制作糯米团叫包糯米团，整个过程极富观赏性，摊主先将一张30厘米大小的洁净白布在清水里浸湿，然后用饭瓢从木甑子里舀出一瓢糯米饭，摊铺在白布上，用手将其按平，随后，用小瓢羹分别舀些白糖与黄豆面均匀地铺在糯米饭上，再从一旁的笊箕里挑选两节炸成金黄酥脆的油条放在白糖、黄豆面上。加好这些配料后，轻轻将白布卷成卷，然后抓住布卷的两端朝相反方向用力拧，最后，一个大橄榄状的糯米团就做好了。包一个糯米团，大约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，糯米团比拳头略小，足以填饱肚皮。糯米团作为首选早点，就是图它省事方便。

有朋友问我，为什么喜欢糯米团？我说：糯米团的美味体验就像欣赏一首乐曲，橄榄状的饭团，两头是尖的，咬一口，最先是淡淡的糯米香在口中流窜，好像乐曲序曲开始了，再咬两口，油条的酥香便粉墨登场，耳朵能清晰地听到咬在那油条上脆脆的声音，从听觉上就让人接收到美味的信息。再咬一口，乐曲的主旋律开始——油条的酥脆，白糖的绵甜和黄豆面的醇香，加上糯米饭的软糯，纷至沓来，咬、嚼，每一口都是不同的滋味，不同的口感，美味乐曲也就由这些不同“音符”的组合逐渐达到高潮，食者的食欲也达到巅峰，再吃下去，嘴里的油条和白糖、黄豆面渐渐地减少，直至吃到“橄榄”的另一头……虽然乐曲慢慢归于平淡，但糯米团的滋味却久久停留在口舌之间。

糯米团是何人发明的？无从考证。但我想，吃东西就不要管这是哪里的“原创”，那是哪里的改良，只要好吃就行，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好吃不讲渊源。

时下，也许是因为麻辣小面太强势，也许是因为现代都市人有太多更精美的早点可以选择，曾经在重庆早餐市场叱咤风云的糯米团、烧饼、油条，已经退居二线三线，由主角转为配角。但只要看见糯米团摊子我就感到特别亲切，无论如何都要买上一个解解馋。

（作者退休前系重庆市渝中区商业发展公司调研员）



# 小夫妻吵架

□赵瑜

小敏婚后第一次吵架就惊天动地。起因很小——小得吵架后复盘时都忘了。但一句两句的，渐渐地生了气，谁也不肯相让，就翻脸了。

小敏自以为口才好的，驾轻就熟地把先生大焯的老账翻了个精光，追溯历史，痛诉现在，并预测未来。其时深夜两点，万籁俱寂，只有她高亢的声音在屋里回荡。大焯嘴硬地说了几句棒棒话，破天荒地没有哄她也没有认错，就转过身留给小敏一个顽强的脊背，开始打鼾。小敏顿时觉得天快塌下来了，委屈的泪水陡然泉涌，恨不得一把揪起大焯来继续吵。修养令她终于忍住了。

第二天小敏开始复仇，装聋作哑，当甩手掌柜，并狠狠地朝着泡脏衣服的盆子踢了一脚。大家都不说话，“1、2、3，木头人”。后来小敏终于气不过，跑到闺蜜家倒苦水，声泪俱下，并拉她吃餐馆：“我不会煮饭，回去一定饿肚子的。”谁知折回家拿包包时，大焯正守在窗口，死要面子地板着脸，却像守望麦田的老农一样呆呆地守着。桌上是辣子鸡丁、排骨藕汤，都是小敏的最爱。

这场架，就算是吵过了。吵架之后还要一场清算。互相追忆指责，“是你先说那句话的”“你不那样说我也不会这样说”……努力地回忆对方的不是，后来张冠李戴无事生非起来，糊涂了，也就一笑和好。

而他们曾笑过隔壁夫妇吵架时的糊涂。那女的是个天才幻想家，无所不能地从男人每句话中揪出个狐狸精，男的却步步踏陷阱。片段如：男：“你横啥子？”女：“你找个小情人就温柔？”男：“发神经！”女：“你把我气疯了，就好和情人团圆了嘛！”男：“难得和你说话！”女：“当然你和别个才有共同语言。”男：“干脆各走各。”女的跳将起来哭喊：“我就晓得你的丑恶嘴脸要暴露出来！”……真真如同作秀，看此秀的邻居无不莞尔。

小敏静下心来想，自己吵架时就能保持清醒和理智吗？纵然语言文明点，但一样斗得个天翻地覆。不再是恋爱时的卿卿我我，彼此稍有不合，克制不住，吵架的导火线就开始滋滋作响。

“你不再像恋爱时那样温文尔雅！”“你呢，小鸟依人摇身一变，河东狮吼！”

过后检讨自己，都很心惊。小吵小闹是生活的一种调剂，可不要太多，大焯心有余悸：“我宁愿你笨嘴笨舌点，也不要吵架天才。”而小敏原本还很欣赏自己斗嘴时的才思机敏呢。

还是不吵架的日子美好得多。看，隔壁那对吵得你死我活的夫妇，不又亲亲热热地手挽手买菜去了吗？（作者单位：南岸区文联）

